



爱与意志

LOVE AND WILL

〔美〕 罗洛梅 著

爱与意志

[美]罗洛梅 著

蔡伸章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牧

封面设计：刘兰生

爱 与 意 志

〔美〕罗洛梅 著

蔡仲章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 1 字数 32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280

书号：10096·442 定价：3.15元

ISBN 7-226-00125-X/I·38

目 录

罗洛梅其人和他的作品（代译序）……（ 1 ）

原序……………（ 6 ）

第一章 导论：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8 ）

1. 预言的有关问题 ……（ 16 ）

2. 艺术家与神经病患者 ……（ 20 ）

3. 神经病患者——~~预言的先声~~ ……（ 25 ）

4. 冷漠的出现……………（ 31 ）

第一部：爱

第二章 性与爱的诡异性……（ 45 ）

1. 性狂乱 ……（ 47 ）

2. 乞灵于性伎俩 ……（ 53 ）

3. 新清教主义 ……（ 57 ）

4. 弗洛伊德与清教主义 ……（ 63 ）

5. 问题的动机 ……（ 69 ）

6. 对性的反叛 ……（ 78 ）

第三章 性欲和爱欲的冲突 ……（ 85 ）

1. 被压抑的爱欲的回归	(87)
2. 什么是爱欲	(96)
3. 柏拉图的爱欲	(103)
4. 弗洛伊德与爱欲	(110)
5. 爱欲的结合：个案研究	(122)
6. 病态的爱欲	(129)
第四章 爱与死	(136)
1. 爱是死亡的暗示	(137)
2. 死亡与性妄念	(144)
3. 爱的悲剧意义	(148)
4. 悲剧与分离	(152)
5. 避孕药与悲剧	(160)
第五章 爱与原始生命力	(164)
1. 原始生命力的定义	(165)
2. 对这一术语的反对	(173)
3. 心理治疗中的原始生命力	(175)
4. 历史上的举证	(181)
5. 爱与原始生命力	(197)
第六章 对话中的原始生命力	(208)
1. 对话与提问	(210)
2. 原始生命力的阶段	(215)
3. 原始生命力与匿名	(216)

4. 原始生命力与知识…………… (220)
5. 原始生命力的指名…………… (224)
6. 治疗中原始生命力的指名…… (230)

第二部：意志

- 第七章 面临危亡开头的意志…………… (239)**
1. 个人责任的沦丧…………… (240)
 2. 意志的矛盾…………… (244)
 3. 约翰的病例…………… (250)
 4. 心理分析与意志…………… (256)
 5. 幻想与意志…………… (260)
- 第八章 欲望与意志…………… (268)**
1. 意志力的消失…………… (271)
 2. 弗洛伊德的“~~原意志体系~~”…………… (274)
 3. 欲望…………… (277)
 4. 无能欲求的~~病~~…………… (281)
 5. 缺乏欲求的能~~力~~…………… (286)
 6. 威廉·詹姆斯与意志…………… (291)
- 第九章 意向性…………… (299)**
1. 意向性的根源…………… (301)
 2. 心理分析的实例…………… (309)
 3. 知觉力与意向性…………… (315)

	4. 肉体与意向性	(318)
	5. 意志与意向性	(322)
第十章	心理治疗中的意向性	(329)
	1. 普里斯顿的病例	(330)
	2. 心理治疗的各个阶段	(354)
	3. 从欲望到意志	(358)
	4. 欲望与决意	(360)
	5. 人类的自由	(362)

第三部：爱与意志

第十一章	爱与意志的关系	(369)
	1. 爱与意志互相阻碍	(370)
	2. 爱与意志的结合	(375)
第十二章	挂虑的意义	(378)
	1. 爱与意念的挂虑	(380)
	2. 挂虑的神秘性	(386)
	3. 我们今日的挂虑	(397)
第十三章	意识的沟通	(404)
	1. 人际性的爱	(407)
	2. 爱的各种行为	(412)
	3. 意识的创造	(416)
	4. 爱与意志及社会形态	(421)

罗洛梅其人和他的作品

(代译序)

罗洛梅博士 (Dr. Rollo May) 一九〇九年出生于俄亥俄州，一九四九年在哥伦比亚获得学位，现在纽约市担任实际临床工作。他开始时在维也纳学习心理治疗术，后在纽约市获得心理学及心理分析学的博士学位。他除了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外，并在 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logy 担任研究员与指导心理分析，兼任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且是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历任存在心理学精神医学协会会长和纽约心理学会会长。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奥伯林等大学。又为布朗学院的研究员。

他的著作极具洞察力及原创性，颇受一般读者及书评家的赞誉。

他的主要著作有：

自我的追寻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焦虑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anxiety)

心理辅导的艺术 (The art of counseling)

心理学与人类的困境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创造性生活的源泉 (Springs of creative living)

梦境与象征 (Dreams and symbols) (与 Leopold Caligor 合著)

存在：精神病理学及心理学的一个新层面 (Existence, a new dimension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与 Angel 及 Ellenberger 合著)

存在心理学 (Existential Psychology) (编著)

宗教及文学的象征主义 (Symbolism i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编辑)

关于《爱与意志》

关于“爱”，谁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过要用文字来讨论爱，可不简单，因为不是流于感伤，就是陷于说教。但是罗洛梅的原著《爱与意志》，却以三十多万字的篇幅来谈它。就这类标题的书来说，似乎篇幅太长了一点。可是一读下去，却不由自主地被本书的内容吸引，随其意向思考，再思考，不觉已读完全书，并且觉得以这样的篇幅来谈爱并不算长。由此可见作者对“爱”的问题了解的深度与广度。

如果有人想把这本书当作“恋爱手册”来看，也许会失

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对爱的咏叹与恋情的甜言蜜语。无论如何，这不是一本标准的“消遣书”，而是一本需要耐心，需要思考的书。这样的书竟然会被美国年轻人接受（它在美国是一部销售量高达十六万册的畅销书），实在大大出人意外。因为，罗洛梅这本书解剖的对象正是那些被称为愉快野蛮人的美国前进派青年。台湾的年轻人往往只学美国的皮毛，而从这本书里我们也许会发现美国人竟然能有这样坚忍的思考性。总之，这是一本读后能引人沉思，又“会给人以生活勇气的书”。

在此书中，罗洛梅和往常一样，就现代精神状况加以分析，并且把重点放在现代人所特有的“冷漠”上。现代是性（Sex）的技术化时代。所谓性的技术化就是外科医生为尽量延长性高潮，替人开涂抹阳具用麻醉软膏的处方。经常使用这种软膏的人，不久之后就会陷于不举的局面，只好再去请教临床心理学家。这种现象的确很美国式。对这个问题，罗洛梅以临床心理学家的资格加以尖锐的分析。他把现代人漠视随性（Sex）而来丰盈情趣的趋向讽刺地称为新清教主义。这种倾向也可以说是性与性爱（Eros）的分离，而性爱原本是性的根源。总之，现代人不仅从性疏离性爱，而且对他人之死也漠然无动于衷，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舍弃了“不朽的神”（信仰），同时假装忘记自己也会死，以致堕落为海德格所谓的“中性人”（Das Mann），终至连死亡也疏离了。不伴随“死亡”意识的“爱”是什么？罗洛梅特设了《爱与死》一章来讨论它。

维也纳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他那个时代的病根判为“性的压抑”。罗洛梅却认为现代所压抑的是人之“意志”，同时还指出所谓意志乃是对他人的体谅与关怀，也即往昔布伦达诺所谓的“志向性”。但罗洛梅和布伦达诺所谓的“志向性”并不是对人的怜悯，而是同情，或由对象所引发的未分化的“共感”（Sympathy）。

总而言之，意志和爱的根基是志向性，因而在志向性的体验上，意志和爱是在同一沃土中培育、成长起来的。罗洛梅说，意志不能缺少选择，因而不能缺少决断的动力。他还说，在性的交合时，只有人才采取面对面的姿态。因而，其中已含有选择的机能，并非毫无差别。

在此书中，大家熟悉的希腊诸神的名字一再出现。在此，罗洛梅开始分析人类所不可或缺的能源——“魔性”（Daimanic）。这“魔性”既具创造力，也具破坏力。陷于空虚冷漠的现代人，在被破坏的“魔性”控制时，常常会沉醉地作出不分妇孺老幼一律“乱砍乱杀”的行为。此书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多了。

罗洛梅继承了西欧传统的爱情分类，亦即将爱分为性（Sex，本能的快乐）、性爱（Eros，有生产性与创造性的爱的冲动）、情爱（Philia，友爱、手足之情）与博爱（agape，对他人献身的爱）。同时，他那丰富的临床分析经验与神话知识的心理分析，交相融合，谱成美丽的双重奏。此外，梅洛·庞第、海德格、提利希等存在哲学家们的名字一再出现，并不时引用文学的章句，真不愧是位存在分析家。

他对目前流行的行为治疗法也或多或少地加以批评。弗洛伊德所接触的患者，大部分是歇斯底里患者，由此才展现出行为理论。然而，现在的患者未必仅仅是歇斯底里患者，因而行为治疗法是否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患者身上，的确很成问题。罗洛梅的意见似乎是说不同症状应有适合于它的不同疗法。最后介绍一则本书引用过的一家杂志上的记载。这家杂志的“问答栏”载称：

“我十九岁，她十七岁。我跟还是处女的她睡过觉，她非常爱我。我现在还没有成熟，真后悔我那次的考虑欠周。我们快要结婚了。我们的婚姻似乎悲剧成分多于幸福。我该怎么办才好？”对此，回答的人给了他很有益的劝告。说是，不要绝望，最好能把婚期延后，虽然现在会使她难过，但总比以后使她难过要好。现在你虽然夺去了她的贞操，但这并不是猎枪式结婚（shogun wedding，即女方的双亲用枪逼迫男方结婚）。所以，你不必自己拿枪抵住自己的头。你似乎把性欲跟结婚的热情（fever）搅混在一起了。现在把G·J·那桑的格言告诉你：“碰到合乎自己口味的酒，要立刻抛开工作，到酿酒厂去。结婚就是这么一回事。”

原 序

有些读者或许会因为我在本书的书名里将爱与意志并列在一起而感到诧异不已。长久以来，我就一直深信爱与意志是相互依从，彼此相属的。两者都是存在的连结过程（conjunctive process）——它们伸展出去影响他人，塑造、形成并创造他方的意识。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内在意义上，当个人敞开自身以接受别人的影响时，才能成为可能。缺乏爱的意志将变成一种操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缺乏意志的爱，象我们今日的情形，将变成一种无谓的感伤，缺乏现实的实际的基础。

首先，我要对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观念保持着一般作者所惯有的自负，并愿为此负责。但是，无可否认，在过去八年的撰写过程中，许多朋友曾阅读过我的原稿，并提供给我许多宝贵的建议。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他们的一番好意。这些朋友是：杰洛姆·布鲁诺（Jerome Bruner）、陶利斯·柯尔（Doris Cole）、李芙顿（Robert Lifton）、嘉德诺·摩菲（Gardner Murphy）、罗伯兹（Elinor Roberts）、

徐歇斯特 (Ernest Sehachtel)、狄立希 (Paul Tillich) 等先生。李昂氏 (Jessica Ryan) 曾为我提供了许多直觉性的认识及不少实际建议，我要在此对他致最高的谢意。

当我夏季在纽汉普夏 (New-Hampshire) 撰写这本书时，我清晨很早就起床，走到房子中庭，由此可以看到溪谷朝向东北方的山峰延伸而去，沐浴在初晨的迷雾中。小鸟发出清脆的叫声，回响在沉寂的世界里，它们正开始展喉迎接新的一日。百灵鸟也展开热情的歌喉，金翅雀怀思似地发出吱吱的鸣叫声。啄木鸟轻敲着空洞的山毛榉。

树木似乎在一夜之间长高了数寸，而露珠则似乎绽开了成万个棕眼的苏珊。

这时，我重新感到生命的生生不息，感到一种永恒的回归。我深知，人类乃是此种永恒旅程的一部分，悲愁与欢歌的一部分。

但是，人类，这追寻者，在其意识的呼唤之下却足以超越此种永恒的回归。就这一点而言，我跟其他任何人并无差异——只是这种追寻的选择领域有所不同而已。

我个人深信，人生的目标首先在追求这种内在的实体。而且我一向认为，未来价值的果实必须等着我们当今历史的播种，才能丰硕、壮大。在这变动的二十世纪里，当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我们尤其应该去追寻爱与意志的根源。

罗洛梅

一九六九年于纽汉普夏

第一章 导论：我们的分裂性世界

卡桑德拉^①：阿波罗是位伟大的先知，他将这项工作指派给我……。

克鲁斯：你是否因拥有神法而感到欢喜若狂？

卡桑德拉：是的，我早就预知了我的城邦的命运了。

——摘自“阿加曼隆”（Agamemnon）

一剧，艾斯奇勒斯作^②

爱与意志在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有关生命困境的解答。而令人吃惊的是，今天它们本身却成为一个问题。无可讳言，爱与意志在一个变动的时代里往往比较难以解决，而我们所

①卡桑德拉(Cassandra)：阿波罗向她求爱，并申言，若她肯委身于他时，他愿给予预言之力。但她获得预言之力后，即拒绝神。神对她也无可奈何，但再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了。

②艾斯奇勒斯(Aeschylus, 525~456B.C.)：与索福克利斯、尤利匹底斯相并列的雅典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共约八十篇作品中，现存的只有七篇，有处理波斯战争的《波斯人》、《普罗米修斯》等。代表作为《奥雷斯狄亚》(B.C.458)。《阿嘉门因》、《柯埃波洛依》、《尤米德斯》。这是复仇的错综故事，而且是依据为抚慰死者灵魂必须杀人见血的原始信仰，以最凄惨的传说为素材写成的。

处的正是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过去用以指引我们自身的古老神话及象征已经消失，而举世弥漫的焦虑感则日益加深。我们彼此贴附着，妄图使自己相信我们所感觉的乃是爱。我们不敢运用意志力，因为我们畏惧着：倘若我们选择某一件事物或某一个人的话，我们便将丧失其余的一切。由于我们太缺乏安全感了，因此我们不敢冒险从事抉择。

由此，连结情感及其过程的基石遂失落了——爱与意志便是两个主要例证。当个人被迫“向内”转向时，他便为一种新形式的认同问题所困扰，此问题即是——即使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即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我根本无从影响他人。于是，下一步便转变成冷漠，而冷漠的下一步便是暴力。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自身无能的麻痹状态。

过去，由于一般人过分强调以爱作为生活困境的解答。因此一个人的自我尊严便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爱。那些自认为获得爱的人，往往耽溺于自我的尊严，并以自身可见的救赎证据为自豪。这种情形正如喀尔文教派的信徒以财富作为他们跻身天国兆民之列的有形证据一样。至于那些无法获得爱的人，则不仅多少感到悲苦孤零，而且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的自我尊严亦遭到严重的挫伤。他们觉得自身变成新型的下等贱民（Pariah）。而在心理治疗中，他们也坦认，虽然在午夜梦醒之际并不觉得特别孤单，但却不断地为一种无助的失落感所侵蚀——他们似乎已丧失了生命中的一个重大秘密。同时，在社会上，离婚率也普遍提高。文学及

艺术一再地把爱贬为陈腔滥调，而对今天的大多数人而言，性关系愈开放，则意味着性行为的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爱即便不完全是一个幻象，至少也似乎变成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了。新左派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结论道，我们现存社会的本质已彻底破坏了爱的可能性，而他们从事社会改革的主要目的乃是欲行建立一个“使爱比较可能获得实现的世界”^③。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爱的性形式——超越此种僵局的最低级形式——则变成我们一般人的普遍信仰；因为性行为系植根于人类的必然的生物本能，它至少能提供给我们以某种爱的宛似状态。但在今天，性已不再是西方人的超越之途，它反而变成西方人的一种考验与负担了。

讨论性与爱的技术方面的书籍，虽能畅销一段时间，但是它却间接暗示着人类内心的空虚。因为大多数人都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们追求技术以图解除困境的狂热性质，恰恰意味着我们解除困境的可能性已逐渐丧失了。从过去的讽刺经验上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当我们迷失了方向时，我们往往跑得更快；当我们丧失了爱的意义与价值时，我们往往更急切地求助于性方面的研究、统计及技术方面的辅导。不管金赛博士及麦士德·詹森夫妇（Masters Johnson）的研究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它们至少已显示出，在我们目前的文化状态下，爱的个人意义已逐渐丧失了。爱在过去一向被视

^③原注：见纽弗尔德（Jack Newfield）所著《卡尔·奥格里斯巴衣，在先知的少年中》（Carl Oglesby, in *A Prophetic Minority*），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6, 第十九页。